

平凡集

穆木天著



新鐘書局出版

自序

在這本小的集子中，是包含着在所謂的“小品文年”中我所寫了的一些散文。除了極少的例外，都是從一九三三年秋到一九三四年夏所寫了的，因為文藝副刊的盛行，散文小品自然要發達，這種在中國所特有的現象中，我雖然並沒有預想過要寫這一類的東西，可是，也居然隨波逐流地寫了這一類的一些短文。

每月寫來寫去，究竟共寫了多少，自己也沒

有計算過；稿子是保留着的，可是，出版印集的事情，自己就始終都沒有想過。雖然也有人問過我，要給我這些短文出版，可是，第一，是因為數量寥寥，其次，總覺得這些散文過多功少，所以，結果，只有一個拒絕作為回答。

這些東西，原來本有會被消失的運命的，可是，牠們隨我到旅途中，到“避暑地”裏，到“別莊”裏邊，而又在我的行囊裏邊隨着我回來的時候，牠們就成為了我所痛愛的嬰兒了，我把牠們珍藏起來，我才感到牠們是我的過去的生命。

友人勸我把牠們集攏起來，於是，就選擇了一下，棄掉了一部分，把其中的十分之七八的數量，編成了這個集子，結果，數量是出人意外地厚，自己也感到奇怪了。

編成了之後，就發生了命名的問題了。經過幾天的工夫，才算想好了“平凡”兩個字，因為“平凡”兩個字最適合我的當時的心情，是最足以為這些雜文的特徵，所以，名之為“平凡集”。提

到“集”字，自己總覺得像是老氣橫秋似的；但是，只用“平凡”二字，又覺得有點不大夠，於是乎，也就妥協了事了。

數年來，心境漸趨平凡。大地生出來的孩子，是想要把自己的生命同大地的步調相一致，這並不奇怪。惡魔不是從天使中墮落下來的，而是大地的兒子，自己數年來是這樣想法。在我的長長的人生旅途中，我曾渴望着遠遠天邊，人煙盡處，可是，這種過去的心情，現在，是成為回憶裏的烟雲了，因為，我一天比一天平凡起來，我愛紅塵，我愛人世的平凡。大地的兒子，是要同大地的平凡步相調一致的。

在大地裏邊生活，每日都是應當工作的；上陣打仗也好，修橋鋪路也好，什麼事情都好，只要有益於大地上的人衆。“平凡集”裏邊的這些雜文，或者多多少少是帶點修補作用而作的。然而，是平凡，並無奇。在這種平凡的工作中，也得罪過人，可是也遇見些新的朋友。〇“砍的不如削的

圓”歡喜向你挑眼的人，總是有他的話說的。這些雜文，是一些修補工作，裏邊，自然，不能從ABC講起，由導言從長說來，而缺漏語病，更所難免，受人誤解，自是常事；但是，假定過去攻擊我的人，不是預有計算別具陰謀的話，還是讓他的攻擊成為“過去”罷。對於無惡意的攻擊，是應當忘記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那個寫這些雜文的一個年間，又遇見了一些新的朋友；其中，有一個，是令人不能忘的、那就是陳君冶君。可是，那一位揚州的青年，以一種極慘的病症死去了，而且，是死在異國裏頭！自從由於一次論戰而却成了朋友之後，他常勸我多寫一些雜文，日後收成集子，對於論戰文字，把同我相對立方面的文字也附加進去：這種意見，我是始終記得的。曾經有過關於電影的論爭，因為那不是屬於我的自己的園地，就連我自己的文章也都不要了，對方的文章，自然，更談不上收進去，可是，同君冶的

論爭，是照君冶的意思辦理了。論爭本身，是否有當，曾否有結論，可當別論，但是，在這裏所表明的，不是敵對，而却是一種友情。

這種集子裏，不是詩，是散文，然而，是處處都表露着我的情緒的，自然，那是一些平凡的情緒了。雖然裏邊含有着一些自己的感情，但是，決不是正牌的隨筆文。稱之爲雜文則可，稱之爲隨筆，則是有點不行。在這一年間，我倒也曾寫過“秋日風景畫”一類唯美印象式的散文，前後計四篇，和一些懷鄉的隨筆，但，總覺不是脂粉氣和造作氣，就是情緒單調而硬板。總沒有這一類雜文自然些。寫這一類的雜文時，心境總是平凡的，態度總是嚴重的！這一種平凡，也許不外是書生的平凡了。

心境是平凡的。集子，因之，命名爲“平凡集”。我希望能使自己的心境更平凡些才好。

一九三六年春分日病後草

平凡集 目錄

談“文學樣式”	1
心境主義的文學	6
“心理描寫”	11
“懷古”與“取材於古”	15
絕對與擬古	21
這是歷史的問題	25
口頭的創作之建立	29
兒童文藝	32

談“遊記”之類·····	36
關於中國小說之研究的管見·····	40
小說之隨筆化·····	45
隨筆與小說·····	48
談寫實的小說與第一人稱寫法·····	53
附：談第一人稱寫法與寫實小說(陳君治)·····	57
再談寫實的小說與第一人稱寫法·····	58
附：論寫實小說答穆木天(陳君治)·····	66
關於寫實的小說與第一人稱寫法之最後的答辯·····	68
詩歌與現實·····	76
詩歌與平凡·····	82
關於歌謠之創作·····	85
一點意見·····	91
談“紅毛子”·····	94
關於“烙印”·····	96
關於“罪惡的黑手”·····	103
關於“賣血的人”·····	106
“旅人”與“街頭的女兒”·····	116

從“竹溪書畫展覽會”歸來·····	119
“滿洲畫刊”·····	123
看見“春蠶”影片之後·····	127
故事中的歷史性·····	131
談“太平歌”·····	135
我與文學·····	140
關於“五四”個人的回憶·····	145
“五四”文學之研究工作·····	151
“五四”以前中國有沒有寶貴的文藝遺產·····	159
“五四”與“標點舊書”·····	164
封建之復活·····	168
開玩笑與發牢騷·····	172
啓蒙運動·····	176
從文言文之復活談到國文教學問題·····	180
談翻譯介紹·····	190
論重譯及其他·····	194
從“爲翻譯辯護”談到樓譯“二十世紀之歐洲 文學”·····	201

再談樓譯“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	206
諾貝爾文藝獎金與國亡者	211
蒲諾阿與諾貝爾獎金	215
詩人的運命	219
天才之發展	222

談“文藝樣式”

在中國，文藝樣式的研究，到現在還沒有被許多人注意。這裏是表示着中國人之對於歷史的太不關心。祇顧目前，不管歷史，這是中國文學者之大毛病。真的文學者，是須二者兼顧的。

文學樣式，是從外國語 Genres litteraires 繙譯出來的。“Genre”一語，是可以譯為部門，種類，等等字眼的，在藝術方面，是要譯為體裁或樣式的。這裏的樣式云者，是不要同風格樣

式相混同的。而風格樣式，還是祇用“風格”二字好啦。這種區別是爲的免得把Genre 同 Style 混同起來而設。

“叙事詩”，“叙情詩”，“寓言詩”，“悲劇”，“喜劇”，“Comedia dell'arte”，“宗教神秘劇”，“灑淚的喜劇”（Comedie larmoyante），“小說”，“格言”（Maxime），“書簡”，等等，是各種不同的文藝樣式。這不同種類的文藝樣式，是還可以細分。如抒情詩中有“十四行”有“銘詩”有“獻詩”有“俗謠”等等卽是一例。這種不同種類的文藝樣式就其發生上說，是各有其社會的基礎的。例如“武助叙事詩”是中世騎士社會的產物，“宗教神秘劇”是中世僧官階級之產物，“寓言詩”則是中世手工業市民社會之產物，“古典悲劇”是十七世紀絕對主義下的產物，“書簡”和“十四行”是宮庭社會的產物，“小說”是工商業的市民社會的產物，等等是也。某一種文藝樣式，卽是某一集團的人的產物，而它的生與死也正是某一集團

的人之生與死的氣壓表 (Barometre) 。例如法國絕對主義之消長，是同“古典悲劇”之消長成正比，而“小說”之發達是和市民社會之發達取同一步驟。而更如不同的人羣在社會中互相有着交涉似地，在各種樣式之中，也是有着對立和同化的現象的。

法國十九世紀末的文學批評家卜律諾提葉爾 (Ferdinand Brunetiere 1849—1906)，在他的“法蘭西文學史提要”中，提示出來“樣式之分化” (La differenciation des Genres) 的原則。他指示出來“樣式之分化”是由於社會階層的分化。雖然卜律諾提葉爾的生物學主義是含有許多武斷和不精到的地方，然而，他所提出來了底“樣式之分化”的原則，如果我們能正確地把它發展起來，是對於文藝的認識有重大的用處的。

對於中國人，“文藝樣式”之研究，還沒有起較大的反響。特別地令我注意的就是中國文學者們忽視樣式之區別，有時竟把不同的樣式混在一

起。在一本關於小說的著作中，我看到著作者，把中世的敘事詩都看做小說了。中世的敘事詩和中世的傳奇是一種武士貴族的文藝樣式，而文藝復興以後的小說是市民的文學樣式，是不可非議的事體了。從樣式發達史上看，中世的傳奇，中世的敘事詩，決不是小說，小說也不是從敘事詩和傳奇發展出來。固然中世敘事詩傳奇的系統，已在十六七世紀取了散文化的形式，然從各方面看那仍是貴族文學之系統，而不是市民的文學樣式“小說”。

在中國的國文學之研究，文藝樣式發達史之研究也是必要的。對於舊小說作研究工作的，雖頗不乏人，可是，對於小說樣式之確定，對於小說同隨筆雜記之界限，好像還未有精確地從社會史的觀點整理起來，我希望諸位國文學的研究者對於文藝樣式之研究，宜給出一個很大的努力來。我以爲樣式之研究是大可幫助我們的研究工作的。

爲對文藝有精確的認識起見，樣式的研究，是一件必要的工作。固然我們要根據科學去研究文藝，可是，我們要注意文學之特殊性，文學創作生產之諸種實際過程，而不宜祇是八股式地起承轉合地玩弄公式作對於文學之實際無補的抽象工作。而樣式之研究，也就是文藝研究之具體的工作之一。

心境主義的文學

過去的一年間，隨着幽默文學的發達，小品文，隨筆文，也作了長足的進展。這一種傾向，今後，大致是還要發展下去。以往，不寫小品文和隨筆的文人，現在也多少到這一個園地裏作他的嘗試。

這種現象，是不能輕視的。這一種現象，是同整個的現代中國的文壇有一個密接的聯繫。爲什麼小品文隨筆文發達呢？這決不是無故的。我

們決不能把其原因歸之於偶然。偉大的作品不能產出，而小品文字能繁殖這麼快，這裏是隱含着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固然，副刊，小雜誌之發達，促成了這一個傾向，但是，那不能充分地說明其發生的社會的意義。

首先，我們要注意的，就是在那些隨筆小品文之中，是表現着什麼，是反映着什麼樣的形象。就我所知，在其中，固然也有些是現實的社會生活的描寫，但是，大部分不是幽默，諷刺，就是唯美的雜記。總之，心境的描寫，在其中，是佔據着優越的地位。

心境的描寫，在最近的文藝作品中，是伸張着很巨大的勢力的。不祇在小品文和隨筆中是那樣，而在小說和詩歌的領域中亦然。現在，在小說中，在詩歌中，什九是傾向於心境的描寫。心境描寫的小說，心境描寫的小詩，在現在，是有着驚人的數量的。